

箫声剑气

— 血河大阵

下

【台湾】

卧龙生著



卧龙生武侠小说专辑



箫声剑气

——血河大阵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· 下 ·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 林佐华

封面设计 艺 丰

箫 声 剑 气

——血河大阵

[台湾] 卧龙生 著

★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开平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6.5 印张 6 插页590,000字

1994年 9 月第 1 版 1994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ISBN 7- 5360 - 1807 - X

I.1580 定价:(上中下)19.60元

十四

原来这些身着铁甲的骑士个个力大无穷，那长矛一击间，再加上快马疾奔的冲击之力，重逾千斤，天木大师虽然功力深厚，但也难和这些人硬拼，挡过了三人冲击攻势，双臂已然隐觉酸麻。

回头看去，上官琦身上火势已熄，挺身站了起来。

这些铁甲骑士每次攻势，都是三骑连冲，天木这一延误间，第二波铁甲骑士已然冲到。

长矛挥展间，直刺过来。

这些铁甲骑士个个久经训练，三骑联合的攻势，凌厉严密，那长矛威势笼罩之间，三丈以内，无法躲避得开。

天木大师略一忖思，那矛尖寒芒，已然刺近了前胸，形势所迫，天木大师纵然再想让避，已自无及，只好沉喝一声，挥动禅杖扫去。

借这一声沉喝，他全身的劲力，尽贯于双臂之上，一招“力捧五岳”，硬将那刺来一矛，封架开去。

这一矛虽然被他挡开，但双臂已感奇疼难抬。

只见寒光闪动，第二支长矛已迎胸刺来。

天木大师心知自己难再硬行接下这一矛的攻击，但形势危迫，只好挥动禅杖，硬行扫了出去。

只听砰的一声大震，长矛掠过天木大师的头顶刺过。

那冲奔的快马，忽然打一个旋转身而去，第三骑快马，却紧随着冲到。

天木大师勉强封架开那第二支长矛，全身的蓄劲已尽，禅杖脱手落地，人也向后倒了下去。

但见寒光闪动，一支长矛疾向天木大师的“玄机”重穴点到。

就在这生死一发之间，上官琦却一掠而至，手中金刀疾挥，直向长矛上面扫去，脚下一加力，踢开了天木大师。

刀矛相触，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铁交鸣，那百炼精钢的矛尖，竟被锋芒绝世的惊魂金刀削断。

上官琦虽然一击削断矛尖，但亦觉右臂一震，暗道：好强的劲力，如非凭仗宝刀的锋利，想拨开他这一击，实非容易之事。

只听啪的一声，上官琦金刀斩断的矛尖，深射入地中。

那马上的铁甲骑士忽然一带快马，疾转而去。

金元道一探手，抓起天木大师，道：“老禅师受了伤么？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不过是用力过度，全身虚脱……”目光一抬，瞥见三个铁甲骑士向上官琦疾冲而来。

金元道探手一把抓起了天木大师丢在地上的禅杖，道：“大师快请运气调息，我去助上官大侠一臂之力。”

上官琦横刀凝神，目注那疾冲而来的三个铁甲骑士，他刚才接得几人一击，已知这班人个个不可轻视，哪里敢心存丝毫大意。

只见寒芒闪动，直向前胸刺来。

上官琦身子微侧，先避开那长矛正锋，金刀斜举，正待推出，一支禅杖，横里疾扫而来。

金铁交触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那长矛虽被金元道一杖推开，但本身却吃那长矛反震之力，震得连退了四五步远。

紧接着，第二支长矛挟着一片尖风刺到。

金元道两臂的酸麻未消，但却暗中一咬牙，奋尽全力，又扫出了一杖。

只觉那长矛沉重无比，一杖竟是未能抬动，闪动的矛尖，仍然刺向了上官琦的前胸。

上官琦手中金刀一挥，搭上长矛，外劲内吐，横里一削。

那一丈八尺的长矛，被那惊魂金刀削下一尺多长。

上官琦左手一探，抓过断矛，那第二名冲过来的铁甲骑士却一带缰绳，向旁侧转去。

第三个铁甲骑士疾冲而到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左手中握着的半截断矛，猛掷而出。

马如狂飚奔来，矛似闪电而去，正中那铁甲骑士的前胸之上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那铁甲骑士，身子在马上晃了两晃，仍然向前冲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他们身上披铁甲如此之厚，这行动定然是不够灵活，折转之间，更是不易，只是他们手中矛长，一丈方圆内仍无法逃过他们的追袭而已。

念头转动之间，忽然想出了克敌之法。

眼看又是三个铁甲骑士并排冲来，立时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咱们快退。”回手一把抓起天木大师，疾快的向左侧奔去。

那三个铁甲骑士虽然眼看上官琦等折转向左避去，但因铁甲奇重，身子折转不灵，快马又急奔如飞，收势不住，一冲而过。

上官琦放下天木大师，道：“大师伤势如何？”

天木一跃而起，道：“老衲经这一阵调息，已觉得气力大

复。”

金元道递过禅杖，道：“这班人冲击力道猛恶，不可力敌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这些身披重甲的骑士虽然勇猛，不畏刀枪，但他们却失去了灵活应变之能，凭仗我手中宝刀，再加上两位之力，那是不难对付他们的。”

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悠长的怪啸声，打断了上官琦未完之言。

紧接着四周火光闪动，无数的火把，突然高高燃起。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不禁吓得一呆。

原来那高燃的火把之下，出现了无数的黑衣人，数十匹高大的健马，布成了一座圆阵，团团把三人围了起来。

刀光、剑气在高烧的火把下流动、闪烁，布在四周的铁甲骑士和黑衣人缓缓向前推进，逐渐地缩小了包围的圈子。

数十个铁甲骑士布成圆阵的空隙中，佐以黑衣人为辅，使这包围圈更形严密。

怪啸声和一种动人的鼓声，混合交织成一片充满着杀机的乐章，数十支长矛在火把下，闪动着精芒。

上官琦回顾了天木大师和金元道一眼，低声对两人说道：“咱们要各尽所能地支持下去，两位不可和那铁甲骑士硬拼蛮力，在下手中金刀的锋芒，可用作克制那长矛的利器，两位只要能够防守住那黑衣人的攻袭，咱们就可和他们缠斗上一段时间。”

他仰脸望望天色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大概咱们外援也该赶到了。”

金元道精神一振，道：“什么？咱们还有外援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在下来此之时，曾和那穷家帮欧阳帮主约定，今宵要率领高手赶来此地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穷家帮乃武林中第一大帮，向来是一诺千金，既然是那穷家帮帮主答应了你，那是定然会赶来此地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想，今宵三更时分，他们定然可以赶来。”

其实，他和连雪娇、欧阳统等相约，里应外合，一举先把滚龙王府毁去，如能破去毒室，取得解药，使滚龙王基业先失，自是最好不过，纵然这目的难达到，也要把滚龙王府闹一个天翻地复，毁去他一些布置，这相约之言，虽然一点不错，但却并非今晚，上官琦为了激励天木和金元道的斗志，不得不从权应变，说了几句谎言。

这时，那些铁甲骑士和无数的黑衣人，已然逼近了几人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金兄手中没有兵刃，在下先去抢过那支长矛。”突然一伏身子，弩箭离弦一般直向前面射去。

他动作奇快，一闪之间，人已跃到一个骑士的身前。

马上人长矛一沉，疾向上官琦刺了过来。

上官琦早已想好了对敌之策，金刀刀背一拨长矛，左手一伸，抓住了长矛。

那铁甲骑士手中长矛忽然向上一甩，希望能把上官琦甩了过去。

却不料上官琦借力升空之后，立时自行放手，却直向那铁甲骑士马背之上抢去。

那铁甲骑士身上披着沉重铁甲，让避极是不易，眼看着上官琦要落上马背，却是无法闪避，只好一伸左臂，横空挡去。

上官琦金刀一沉，立时响起了一声惨叫，那铁甲骑士一

条左臂，连同臂上的厚甲齐齐被上官琦斩断。

趁他惊痛未复之际，手腕一挫，夺过长矛，返身一掠，又回到原处，递过长矛，道：“金兄，将就着用吧！”

金元道双手接过长矛，道：“多谢上官大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用客气了，大敌当前，咱们要合力御敌。”

金元道大喝一声，长矛一举，疾向一个冲近身侧的铁甲骑士刺去。

那铁甲骑士手中长矛挥动，不理睬金元道刺来长矛，却挥手一矛刺向金元道。

天木大师禅杖一举，挡开了刺向金元道前胸的长矛。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斜里削去，当的一声，又切断了一支长矛。

金元道一矛刺在那铁甲骑士前胸，只觉手腕一震，双臂微微一麻，不禁大吃一骇，暗道：“这等锋利的矛尖，竟然刺不透他身着重甲。”

但那大汉吃金元道长矛刺中左肋，虽未破甲而入，但在那股强大劲力震动之下，却一个跟斗翻了下去。

那人双臂、双腿各处转动的关节，都被重甲所包，伸动极不灵便，这一摔倒地上，竟是半天爬不起来。

这时，四周强敌已然逼近到一丈开外，数十支长矛齐齐伸出，有如一片枪林，把三人团团围了起来，但却蓄劲未发，似是还在等什么人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看来今日要想脱围而出，只怕是困难万分了。

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一个红衣少女疾奔而来，排开众人，大步而入。

上官琦打量了来人一眼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开

口说话，那红衣女子已抢先说道：“哼！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区区上官琦，梅姑娘咱们久违了。”

原来这红衣女，乃是郡主梅娟黛。

梅娟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想讨好我，那也没用，反正你今日想逃出此困，势比登天还难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倒未必见得。”

他口虽硬，但心里却是明白，梅娟黛说的一点不错，想逃出今日之危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

他渐渐地失去了突围的信心，只有舍命苦战到底，直到精疲力尽，被人杀害，或是生擒。

心念转动，回顾了天木和金元道一眼，说道：“两位对敌之间，千万不要用出全力，咱们要保留些余力，以待援手。”

言词之间，已隐隐露出今夜准备突出重围之意。

金元道忽然低声问道：“上官大侠身上可带有些干粮么？在下觉得肚子有些饿了。”

他这一提，上官琦和天木大师，全都感受到饥饿之感。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干粮么？吃完了。”

只听梅娟黛冷笑一声，右手一挥，人却疾快地向后退去。

四五支长矛，分由四面八方，集中向上官琦刺了过去。

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，手中金刀一举，使出太极慧剑中的一招手法，四两破千斤，轻轻一拨，那东边长矛掠身刺过，人却借势欺攻，左手抓住长矛，直向那铁甲骑士冲去。

他们心中所畏的还是这铁甲骑士，矛长力大，封避不易，只要能把这铁甲骑士除去一部份，使他们无法封死四周退路，今宵就突围有望。

他一心想杀除两个铁甲骑士，以竖威望，冒险直冲上去。

但见刀光如雪，精芒流动，三四柄厚背鬼头刀齐齐砍了

过来。

上官琦一提真气，贯注背后，握矛的左手微一加力，凌空而去，一挺后背，接下那些砍来利刃，人却借势冲近铁甲骑士，金刀一推，直向那铁甲骑士的小腹刺去。

金刀锋芒，刺透重甲。

上官琦拔出金刀，鲜血激喷而出。

他杀了一个铁甲骑士，精神为之一震，金刀呼的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横削而去。

适才四五柄鬼头刀砍在了他的背上，竟然未能伤得了他，那些黑衣人甚是惊震，攻势一缓，才给他杀那铁甲骑士的机会，此刻看他金刀削来，立时纷纷挥动兵刃封架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断剑残刃，纷纷横飞。

上官琦大发神威，长啸一声，一招“云雾金光”，惊魂刀幻起一片金光，钻入那黑衣人群之中。

一阵惨叫响起，血雨、断肢四溅横飞。

上官琦心知能否脱围，在此一举，两刀得手，立时冲入了人群之中。

天木大师禅杖疾抡，挡开两支长矛，紧随上官琦入了人群之中。

金元道两手一振，长矛出手，人却大喝一声，疾跃而起，飞落在上官琦的身后。

上官琦凭仗那惊魂金刀之威，冲出了一条血路，混入了强敌之中，四周的铁甲骑士，失去了猛冲的威力，上官琦他们虽是身陷重重包围之中，但事实上，却是安全了很多。

要知滚龙王府中的黑衣卫队，品流复杂，有各大门派门下弟子，亦有江洋大盗，不乏武功高强之人，上官琦凭那金刀，身上又穿刀箭难伤的天蚕宝衣，不畏暗袭，自是纵横自

如，倍见勇猛。天木大师功力深厚，手中禅杖施展开来，呼呼风啸，丈余内劲力激荡，那黑衣卫队的攻势虽然凌厉，但一时之间，却难以近他之身。

但金元道却是被迫得险境环生，他长矛投掷出手，凭仗一双空拳拒敌，心中虽想夺取一件兵刃，却难以如愿，双手忽拳忽掌，加上闪避身法，人虽未伤，但已闹得手忙脚乱，满头大汗，随时有死伤之险。

忽听号角传来，四周的铁甲骑士，突然带转马头，疾奔而去。

就在那铁甲骑士退走当儿，东、南、西、北突然各亮起一盏红灯。

上官琦金刀疾挥，连出二下绝招，又伤了两个武功高强的黑衣卫队，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先冲出重围再说。”

四周的黑衣人愈来愈多，把三人重重围了起来，这些人服有药物，神智早已迷乱，只听号令之声，不知死亡可怖，上官琦连伤多人，全身都溅满了鲜血。

这场恶战，乃他有生来，所经历最为残忍的一战，眼看血雨、残躯，横飞喷洒，越打越是寒心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金元道浴血苦战，赤手空拳，辗转于刀光剑影之中，形势险恶，命悬顷刻。

天木大师也只是勉可自保，一时虽可无恙，但要想冲出重重围困，只怕已是力不从心了。

上官琦目光一瞥两人形势，只有先行救援金元道，当下一提真气，大喝一声，施出了一式“长虹经天”，直向金元道停身处冲了过去。

金光闪动中，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无数的兵刃，皆被那金刀削断。

但上官琦吃这阻力一挡，未能冲到金元道的身侧，便已力尽而停。

他救人心切，立时长长吸一口气，直向那人群中冲去。

金元道正值难再支持的当儿，突然人影浪裂，压力大灭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呼的一股拳风，打倒了一个黑衣人。

上官琦右手金刀一招“凤凰展翅”闪闪金光，扫了出去。

但他心中仍未忘去金元道赤手空拳拒敌，如若他手中有一件兵刃，形势当能改观，因此上官琦早已留心，要替他夺取一件兵刃。

金刀向右侧横扫的同时，左手也同时向左首一个大汉的手腕之上抓去。

那人手中用了一柄缅甸刀，上官琦看那缅甸刀特别明亮，闪动耀目，出手一击间，用出了拿穴扣脉的绝学十二擒龙手，果是应手而得，一把将那大汉手中的缅甸刀夺了过来。

只觉背上一阵剧痛，左手缅甸刀，用力向后扫去，人却借势闪开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身后站着两个身躯魁梧的黑衣人，一个手握七节钢鞭，一个手中抱着一对日月轮。

这两人在这些黑衣卫队之中似是身份甚高，两人一现身，那些包围着两人的黑衣卫队，立时向后退去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金兄，请接兵刃。”反捏刀尖，把缅甸刀递了过去。

金元道四周的压力虽除，但他身上已然负伤数处，接过缅甸刀后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倒了下去，手中缅甸刀触地，才把身子稳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上官兄大侠不用顾在下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金兄快请运气调息，兄弟这里有内服灵药。”说话之间，已经取出丹丸，屈指一弹，正好射入了金元

道的口中。

金元道吞下丹丸，立时运气调息。

上官琦手横金刀，缓缓退到金元道的身侧相护。

那两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一直冷冷地看着上官琦，直待那金元道吞下灵丹，那手握七节钢鞭大汉才冷冷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上官琦心中奇怪，暗道：哪有这等问法的？口中却应道：“在下上官琦。”

那怀抱双轮大汉道：“你自信有能力冲得出去么？”

上官琦四外望去，就这眨眼间工夫，四周又增加了不少黑衣人，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如若是只有在下一人，闯出这点围困，也不算什么为难的事。”

心中却是暗暗忖道：这滚龙王府中，不知有多少黑衣卫队，怎的能在片刻之间集中这许多。

只见那两个大汉互相望了一眼，那手持双轮之人，突然向前欺进一步，左手中青钢轮一扬，劈了下去。

上官琦手中金刀突然一翻，疾向那青钢轮上点去，暗暗中蓄藏了极强的真力，希望能一击得手，借势伤了这两个大汉，因为这两人似是这黑衣卫队中的首领人物，如能一举间尽歼两人，或可收震慑强敌之效。

那知刀光还未和轮影接触，那大汉已挫腕收回了青钢轮，低声说道：“再过一刻工夫，你们即将遇上王府中战力最强的十三勇士，那时，纵然我们有相助之心，也是无能为力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手中的双轮，并未停下，舞出了一片青光，但出手招术，却是花拳绣腿，看上去青芒闪闪，声势吓人，却毫无攻人之能。

上官琦道：“高见如何？”

那手执青铜轮的大汉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诈败而走，你们紧追不舍，或可逃出这黑衣卫队的围攻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只要能够脱出这群黑衣人的围攻，不论他们有何诡谋，只要能小心一些，不难对付……心念一转，说道：“这个法子不错。”

那施用青铜轮的人忽把一招劈下，口中却大声喝道：“此人刀法精纯，老二快上来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那大汉应了一声，挥动手中七节钢鞭，呼的一鞭，扫向了金元道。

这金元道原被五个黑衣卫队中的人围攻，但这施鞭大汉一出手，那五个黑衣人立时退了下去。

金元道缅甸刀一振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等单打独斗，金某死而无憾。”

那大汉七节钢鞭一个盘打，带起了一阵呼啸的风声，绕在金元道的身侧，重重鞭影，掩住两人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突围时，请紧随我身后。”

金元道一皱眉，道：“那上官大侠呢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他已有人接引，不劳费心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还有那大和尚呢？最好也能把他救出险去。”

那施鞭大汉似已不耐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奉命救人，能救得几个，很难预料，快些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

那大汉话说完，果然挥动钢鞭向后退去，金元道紧随身后，舞起一团刀影，两人装出一攻一退，倒也毫无破绽。

那面，施青铜轮的大汉，已把上官琦带出了重围。

奇怪的是，那些人眼看这两个大汉败退，出了重围，却是不肯出手相助。

片刻间，上官琦和金元道已远离了那群集的黑衣人，施

轮大汉一收双轮，道：“两位此去向西而行，不足两里，就可出了滚龙王府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承相救，感激不尽，但在下还有一位同伴，尚望相救。”

那手执七节钢鞭的大汉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两位先行退去，我等设法救他出来就是了。”钢鞭一挥，和那分执双轮的大汉，一齐转身而去。

上官琦放心不下，略一打量四周形势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金兄请在那一丛花树中暂隐身形，在下去接迎天木大师。”

金元道知他武功高过自己甚多，手中宝刀更是锋利无匹，当下应道：“在下遵命。”闪身隐入花树丛中，借机运气调息。

上官琦远远的追随那两个大汉身后，看他们果然奔向天木大师。

只见两人行踪所至，黑衣人纷纷退开。

上官琦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这两人果然是统率黑衣卫队的首领人物，但那些服用过药物，神志已有些迷乱的黑衣人，也未必能在夜暗中辨识得一无差误，但两人行经之处，这些黑衣人却纷纷退开，只怕这其间大有文章。

他追随唐璇，学得了不少料事之能，那料事第一要旨，就是要精密的观察，找出疑点，仔细分析，判断结果，再加上这些时日中，连番经历恶战凶险，使他的阅历大为增进。

上官琦一时虽无法瞧出那些黑衣人何以在两人行经之处纷纷退避，但他却料断出，这两人必有一种指挥这些黑衣人的暗记。

两人冲入重围，果然又把天木大师带了过来。

上官琦抱拳，道：“两位今宵之情，在下当牢记心中，以图后报。”

那手执七节钢鞭的大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等奉命行事而已，三位该早些走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还有三位同伴陷身于滚龙王府之中。”

那手执双轮的大汉一耸双肩，道：“三位能够逃得性命，已属侥幸，还啰嗦什么？”

执鞭大汉接道：“三位快些走吧，出了王府，西行五里，自会有人接应，也许你那同伴早已脱险，在等待你了。”不容上官琦再答话，转身疾行而去。

上官琦望着两人的背影，突然想起那艳丽多智的连雪娇来，她似是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自己，控制着全局，脱出那黑衣人重重的围困，自然是她在暗中的部署了。

很多日子来，他一直未仔细的想过连雪娇，袁孝那纯朴浑厚的天性，使他对好恶爱欲都有着明显的表露，他没有矜持，也没有做作，率直地表现了心中的爱慕，这性格给了上官琦深深的痛苦。

武功的成就上，袁孝凭仗着那惊人的天赋，纯而无杂的心念，进境大有一日千里，后来居上之势。但在情场上，上官琦却自认是个强者，他的潇洒、英俊，不但使袁孝望尘莫及，几乎是深闺少女们梦中的情郎，强弱悬殊。但那数年日久相处的深厚友谊，使上官琦在不知不觉中动了英雄肝胆，决心要促成袁孝和连雪娇的好事。

但那智慧过人的连雪娇却仍是未能免俗，一缕深情，早已深系上官琦的身上，但少女的矜持，以及袁孝那率直示爱的款款深情，在三人之间造成了微妙的关系，使每人的心底深处，都蕴藏着一种莫名的痛苦。

平日里不想也罢，这一旦想起来，那深藏在心底的隐痛，就如脱缰怒马，不能自己……